



第一卷

MINGSHI FENGCAI

 名师风采

吕进文存

吕进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进文存/吕进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8

(名师风采)

ISBN 978-7-5621-4575-2

I. 吕... II. 吕... III. 诗歌—文学理论—研究 IV. I 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298 号

责任编辑:钟小族 卢 旭

封面设计:王 煤

版式设计:梅木子

吕进文存

吕 进 著

出 版 人:周安平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北碚西南大学校内 邮编 40071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3.25

字 数:2014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4575-2

定 价:198.00 元(全四册)

名师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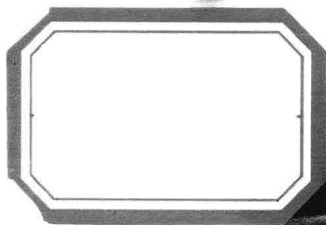
MINGSHI FENGCAI

吕进 著

吕进文存

第一卷

XINRAN CHUBAN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吕进,1939年9月28日生于四川成都,1958年毕业于成都七中,196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留校任教至今。1987年由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96年担任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诗评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有著作27种,计64卷。多次出任全国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西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重庆市文科研究重点基地)主任,重庆直辖市文联首届主席。韩国颁发的世界诗歌黄金王冠得主。



在 1993 年世界诗歌黄金王冠颁奖仪式上,左为世界诗歌研究会副会长金正雄,右为李常莲



在重庆文艺界中秋节联欢会上,左起: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吕进,重庆市市委书记黄镇东



1985 年在诗人艾青家里

2000 年到北京协和医院看望诗人臧克家时合影(左起:郑曼,臧克家,吕进)



2006 年在台湾高雄会见诗人余光中(左)



葡萄园诗奖赠奖式暨两岸诗学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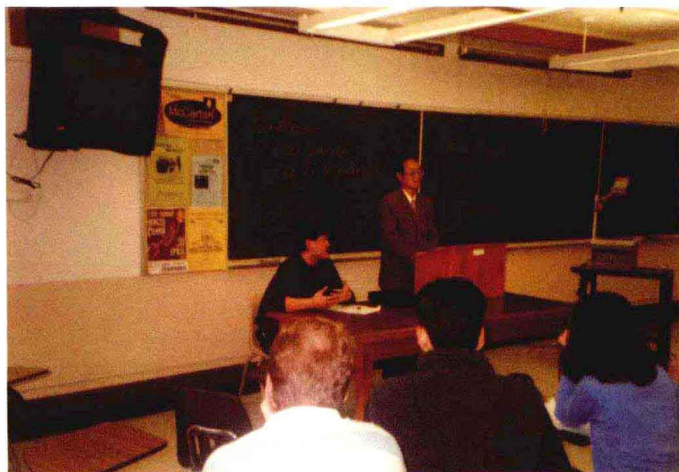


台湾葡萄园诗社访问新诗研究所(左起:赖益成,金筑,吕进,文晓村,台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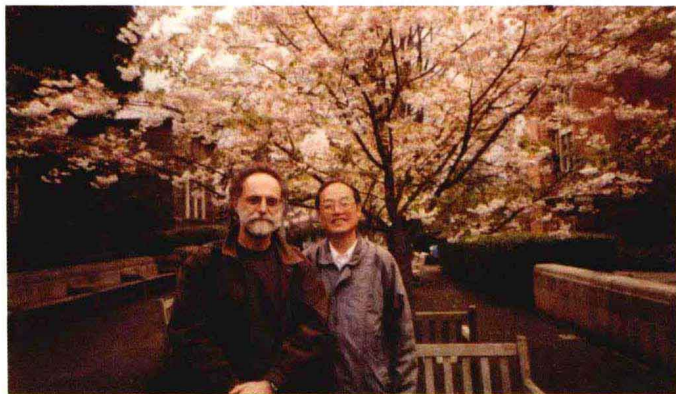
2008 年与向仲怀院士(左)在荷兰



西南师范大学朋友聚会,中为黄希庭教授,右为副校长饶宁华



1998 年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讲学,左为译员



与美国俄勒冈大学亚洲系系主任沃尔夫教授(左)在俄勒冈大学校园



1991 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2002 年在韩国延世大学的“第一回韩国中语中文学国际学术大会”开幕式上作主题讲演



1993 年在莫斯科大学汉学系系主任卡纳别相教授(右)家里做客



在莫斯科大学接待青年汉学家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吕进文存》序

王小佳

《吕进文存》即将问世，吕进先生请我作序，我有些惶然。先生说，你虽然是园艺学家，但你也是写诗读诗的，算得是行内人；我们之间的交往虽然次数不算太多，也已经持续二十多年了，彼此比较了解；你又是西南大学校长；你恐怕是最合适的序言撰写人了。的确好像是这样，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吕进先生 1963 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那个年代的高校流行一种“小动作”，让个别优秀学生“提前毕业”，以便能保证这些学生留在学校，不在毕业时被主管部门分走。吕进先生在读大二的时候就被“提前毕业”，1960 年 4 月起担任见习助教一年半。后来他和同年级的徐世群（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一起，又回到学生班，在下一个年级毕业。所以他的工龄是从 1960 年算起的。这样，吕先生在学校已经工作了近半个世纪。

从西南师范学院到西南师范大学,从西南师范大学再到西南大学,吕先生始终勤勤恳恳地坚守在教学、科研的阵地上。他不仅是“经师”,更是“人师”,学生们很喜欢他,尊敬他,他是学生的人生顾问和人格楷模。吕先生的教书育人事迹受到四川省委的肯定,也得到前省委书记杨汝岱的高度评价,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十大优秀园丁”。他1985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1996年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不少已经是博导,在诗坛上活跃的诗评家也都不少出自“吕家军”。

除了曾长期担任新诗研究所所长以外,吕进先生在校内兼职不少。他担任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委员,担任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已经有二十余年。他负责大学生素质指导委员会,主编文科学报,主持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掌管文史学科的高级职称评审,等等。这样的学术带头人在学校是不多的。他为学校的建设,尤其是文科的学术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因此受到全校师生的敬重。先生七十大寿时,学生们自发地为他塑了一尊苏格拉底式的智者的铜像就是最好的例证。

1986年,吕进先生在学校的支持下,领头在外语系汉语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现在国内的新诗研究所很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前不见古人”的创举。这是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第一家以新诗作为研究对象的实体性研究机构。著名诗人臧克家曾多次发表文章肯定新诗研究所。旅美著名诗人彭邦桢也曾在美国发表文章,对新诗研究所的建立表示了欣慰。现在,中国新诗研究所成为学校的名片之一,在海内外诗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吕进先生的成名作是他的诗学专著《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出版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需要系统的新诗理论而又缺乏系统的新诗理论的年代。这本书的出版立即受到欢迎。十年间印行三次,总印数超过4万册仍供不应求。好些后来成名的诗人,甚至小说家,都曾当年《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的读者。“吕进”从此就成为诗坛熟悉的姓名。我当时在西南农学院念本科,我们一批西农的学生都成为这本书的“粉丝”。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到西师拜访吕先生,从此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的。在我的心目中,不管此后先生又出版了多少鸿篇巨制,这本不算厚的著述永远是新诗爱好者的标志性的教科书。《吕进文存》收入了《新诗的创作

与鉴赏》全书,也收入了吕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现代诗学》全书,这就解决了广大读者难于找到这两部著作的困难。此外,《吕进文存》还从吕进先生的其他九部著作里选收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有研究价值的文献。一些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诗刊》、《文史哲》、《人民日报》、台湾《文讯》等处近年发表而还没有来得及收入论文集的论文,这次也得以收入。例如,《新华文摘》转载的发表于《西南大学学报》的《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2004年与铁凝、莫言、刘心武一起访问法国时在巴黎做的《中国情诗》的讲演;等等,这就使得《吕进文存》具有了相当的学术价值,给读者阅读吕进、研究者研究吕进提供了方便。

要读懂读通吕进的诗学理论,我以为有一个关键,就是要充分把握吕进诗学的“转换性”思想。吕先生非常注意对传统诗学的批判性继承。从《六一诗话》到《人间词话》,他都极其熟悉,也要求研究生阅读。吕先生常讲,中国是一个诗国,诗学有几千年的积累。中国传统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同为中国诗学,它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不熟悉传统诗学,就找不到现代诗学的逻辑起点。但是我们是现代人,所以必须在继承中实现“现代化转换”。吕先生是外语出身的学者,他也非常熟悉西方现代诗学,十分注意对西方现代诗学的借鉴。吕先生在许多文章中说,中国现代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同为现代诗学,所以它们之间有对话的必要,也有对话的可能。在当今时代,不寻求中西对话与互补,闭门造车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但是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必须在借鉴中实现“本土化转换”。只当“搬运工”永远是没有出息的。

对于中国诗坛,吕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在20世纪的新时期,在传统派和崛起派之间,先生和其他几位知名诗学家组成了以“转换论”为中心的诗歌理论领域的“上园派”,和一大批“新来者”诗人走出了中国新诗的“上园道路”,受到海峡两岸诗学界的关注。吕先生主编的《上园谈诗》是新时期诗学的重要文献。这个“第三”的出现活跃了中国诗坛,带来了新鲜的思考和思想,成为新时期诗歌的重要现象。在新的世纪,吕进先生有两个学术活动特别具有意义。首先,他赞同国内学术界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加强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并且身体力行,率领重庆一批学者编写了53万字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开了国内区域新诗史编撰的先河。吕先生主编的这部书受到了广泛好评。《中国艺术报》、《文艺报》等

权威报刊都发表了多篇评论，香港也发行了这部著作。其次，针对新诗的现状，吕先生又和浙江大学的骆寒超先生一起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希望建立诗坛的合理标准和秩序，推动新诗的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进新诗的再次复兴。三大重建，成了目下中国诗坛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新诗研究所已经主办两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就这一理念进行研讨。今年，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又将在西南大学举行。作为校长，我是很乐观其成的。

作为知名诗评家，吕进先生担任过几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也担任过几届鲁迅文学奖的前身——全国文学奖诗歌奖的评委。1988年，在由艾青主持的第三届全国文学奖诗歌奖评委会上，同为评委的冯至先生送了吕先生一个条幅，写的是郑板桥的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我觉得这联诗句准确地概括了我们熟悉的吕进先生。他的为人和为学都是“大道至简”的；而在治学上，“领异标新”是他的最大特征，也是他成功的要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吕进文存》，这是诗学界的一件喜事，重庆的一件喜事，也是西南大学的一件喜事，敬请吕进先生接受我的热烈祝贺和衷心祝福。

是为序。

（王小佳，西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守住梦想

——我的学术道路

从新诗到现代诗学

说起我和缪斯的缘分，还得追溯到小学时代。《少年报》、《红领巾》成了我儿时的梦。

那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电话是绝大多数人不敢问津的奢侈品，更没有“依妹儿”，投稿者与编辑部的联系全靠邮件往返。只要是投稿，只需在信封右上角剪去一角，就可以不贴邮票，也没有听说邮局有什么成本之类的埋怨。那时是没有邮编的，但是邮件的投递速度很快，本市邮件一般是朝发夕至。而且成都的街头还设有投寄急件的黄顶邮筒——不需另外加费，估计其他城市也一样。

我在成都市的川西实验小学读的小学，四川省前副省长韩邦彦告诉我，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和他都是这个学校的校友。在那里我开始发表习

作，毕业的时候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上也写的是我的笔名“吕进”，我的本名“吕晋”被遮蔽了。我的初中和高中都在成都七中度过，这是四川省的一所名校，对于文科相当重视。在成都七中百年校庆时，校长王志坚发表文章写道：“成都七中是一个教师学生双向成才的摇篮，从学生的角度看，成都七中百年的历程，培养出了李荫远、陈家镛、时尚福、王昂生等院士和屈守元、吕进、白敦仁、冯举等著名学者教授。”^①到了读中学的时候我的诗在学校已经很“有名”了。记得高中语文老师白敦仁（后来任成都大学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到波兰讲学，回成都短暂休息，又将回波兰。我在校刊《年轻人》上发表了一首《送白老师回华沙》：

在祖国

你是主人

又是客人

师生相见

是多么短

又多么永恒

再见吧，亲爱的同志和老师

你又要踏上遥远的异乡

去倾听维斯杜拉壮丽的歌声

遗憾自己没有翅膀

不能在天海里划着

为你送行

我将我这颗爱心

付与一弯明月

送老师到密兹凯维奇的国境

这诗被同学背诵，得到赞许。

从儿时开始打造的诗美天地，可以说，大大改变了我的人生。诗会教人远离世俗，守住梦想。一个生活在诗的世界的人，对诗外世界就有了别一番打量。这种打量，为我树立了理想人格的目标和典范；这种打量，使我别有向往，得以洒脱地直面那些难免令人不愉快的人和事，得以轻松地度过这一生中那些不轻松的岁月；这种打量使我常常“忽略”一些诗外世界不应忽略的事。诗浸润了我一生。邓力写道：“重世俗之所轻，轻世俗之所重，努力创造一个诗化人生——这就是作为诗评家的吕进教授的人生态度。守持这样的态度，他因而能做到面对无数工作，从不厌倦；面对无数荣誉，从不在乎；面对无数困难，从不退却。”^②

写诗是件提高人、净化人的事，当然，在那个时代也是充满风险的事。

1958年夏天，成都市决定将市中心贯通南北的人民南路再向南延伸，名为共青路，由各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义务修筑。作为成都七中的应届毕业生，我奉调到筑路指挥部，协助团市委的人编辑一份油印小报《劳动课堂》。工地上酷日当空，热气腾腾。忽一日，我在工地采访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

太阳，太阳，
你别猖狂。
一锄把你挖下来，
烘干我的湿衣裳。

这诗没有署名，是作为“民歌”在《劳动课堂》发表的。成都团市委的人又将这首“民歌”，连同其他几首，送到《星星》诗刊发表了。当时在《四川日报》上还有评论，说这民歌表现了中学生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情等等。

八年之后，“史无前例”开始，我当时已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作助教，处于被冲击的“准牛鬼蛇神”状态，这“民歌”就成了心病。本来是诚心诚意地歌颂劳动，但在那“红太阳照边疆”的时代，如有“左派”证得此事，问起罪来，纵有一千张嘴也难说清啊，何况“吕”字只有两张嘴。妄图将红太阳挖下